

57X
26
47

群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

鳥原秘藏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
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
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
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
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
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
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
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

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
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
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
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
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
得用事爲人刻印剋而不能授剋斷無復攻
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賢材怨之而

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厄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矣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封於趙城其後曰趙

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不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

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
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至諸呂諸
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
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
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乎因結謀於
太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妻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高帝在焉

敬脫輓輅

輅以木當句
抗重輦車也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

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

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

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

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

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

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

易以亡几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
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
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
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
與項藉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
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

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
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
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搯其亢

亢龍
戾也

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

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也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
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

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
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
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
臣往徒見羸齒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
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
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
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

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
城廼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
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
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
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
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血汚地高帝
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
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
通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
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
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
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

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
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
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
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
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旣
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
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
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

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
秦失其鹿勾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

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
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
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
君入深山隱居通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
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
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

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
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
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
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䟽闊諸侯王僭
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
䟽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
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

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
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
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
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
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
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爲明帝
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
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
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
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替之

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

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夫

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

疑之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足

之子西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天子

春秋鼎盛鼎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

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

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

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

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令此道

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

而抗劉之抗其頭而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

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

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
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盧綰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
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
諸公並起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僅得舍
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

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
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
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
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
南六七貴人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
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

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罔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黷髡之所，非介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介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黷髡也，釋介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行不施，臣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

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

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

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
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
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致順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腫是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
鵲不能爲己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
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
之足也今匈奴嫚侮掠至不敬也爲天下
患至無己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
反居上首願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
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費僮者

僮

諫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賣也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
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
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太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
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
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放於進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出作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假其

而息母取箕箒立而諍語諍猶責也抱哺其子與

公併偕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

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

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眾掩寡

知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

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
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
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誼拾廉耻日甚
殺父兄盜者剽寢戶之簾剽取也擿兩廟之器
擿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
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
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

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慙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兄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
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

覓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居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

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綜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

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
是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
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
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居之不能無
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
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鬻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
在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計樂也步則所以明
軌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
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
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
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

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
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盪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
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貫習也則左右而已臣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

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治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

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貴臣之近主乎。廉

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
黥劓之辜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
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
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
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
髡削笞馮弃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
辱者不忝迫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
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
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耳賤人
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
遇大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
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

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為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廓封疆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比謂比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

金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

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

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

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願彼之久

行彼屯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為中郎將從霸陵
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
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也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却慎夫人
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
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
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
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廼悅入語慎
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
為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子家令是時匈

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兵法有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
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車
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
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
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草木蒙龍支
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
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失此不習勒卒之過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褐同

祖褐肉祖

弩不可以

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

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材官

騎射之官也射者騁發其用則匈奴之革筥

矢若同中一的言其功妙

木薦華筥以皮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

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

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

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

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 蹉跌不可復起 則悔

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

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

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

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

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

書寵荅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

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

上南攻楊粵

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

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
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
知其勢戰則爲人會屯則卒殫死夫胡貉之
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
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
於邊輸者償於道

償什也

秦民見行如往弃市

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行者深怨
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
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
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
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
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

以威劫而行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胡又

已去聚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

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
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
下之民祿利之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
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也
縣官為贖得僕人官其為贖也

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
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

卒東方諸群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
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
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
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
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
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
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

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
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
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
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
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
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

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心足以相死如此
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
帝詔舉良賢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
之曰昔者大禹勸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
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勩力以翼天子是以
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
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

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

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
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諫不輯民不用
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
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
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
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無極民
力疲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機
禍而諛以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發陷
求自全

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憚刑罰暴酷輕絕
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茲邪之吏乘其亂
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
各自為製秦治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富人
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
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
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
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

遷太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
反會竇嬰言袁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出
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
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誚諸侯削奪之地以故
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
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廼使中尉

召錯給載行而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
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
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
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
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
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
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